

弓弦上的辉煌

世界著名弦乐艺术家

王玉植

AI YUE REN CONG SHU

爱乐人丛书

弓弦上的辉煌

世界著名弦乐艺术家

责任编辑:张 章
封面设计:邹俊武
版式设计:刘宝华

• 爱乐人丛书 •

弓 | 弦 | 上 | 的 | 辉 | 煌

——世界著名弦乐艺术家

王玉桓 著

*

文海琴所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93,000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5039-1642-7/J · 503

定 价:13.80 元

致
读
者

爱与死从来是文学艺术的主题，音乐也不例外。每逢又有朋友成了新的知音，我都要不厌其烦地讲两个有关音乐的爱与死的故事，不管他（她）是否知道故事的内容。

先说爱的故事。

奥地利作曲家克热内克写过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乐章中段的伴奏音型有节奏地敲击着，仿佛是车轮与铁轨的碰撞，以致于任何在夜行火车上打盹的人都能感觉到像一幅夜行火车的音画。原来作曲家此前曾与一位澳大利亚女小提琴家有过一段短暂而热烈的浪漫史，在他们不得已而分手的那些日子里，克热内克频繁乘火车出游散心，以致于不但把这种感觉写进音乐作品，还对铁路有了一种终生痴迷的爱。每逢克热内克从美国回维也纳，宁可在日内瓦先下飞机，然后转乘火车回家，据说是为了欣赏一下两个城市之间的旅途风光。可谁又知道他不是在永远地追寻着那段逝去不再来的浪漫之旅、浪漫之心呢！

再说死的故事。

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吉伦特派在赴断头台时，为了互

DX41/16

相鼓励，他们用歌声陪伴被处决的伙伴到最后一刻。每次断头台的斧头响过一次，齐唱就减少了一个声音。断头台下的人越来越少，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但他还在唱着《马赛曲》。这些“以不朽的演说开始的生命”最终以“对革命的永恒的赞歌告终”（拉马丁语）。

在这两个回肠荡气的音乐故事面前，除了沉思内省，似乎没有再言说的必要。但我忍不住还是要置喙几句。人生之爱到了克热内克这份儿上已近乎于痴，但这种痴恰恰是一种至情至性的境界。至此，生活与音乐、爱与被爱、往日与今天的界限已经不须明辨，只要一听这段旋律，一想起这个让人感怀的故事，我在落泪的同时，心灵深处亦有一种深深的震撼。至于《马赛曲》的歌声为吉伦特派的生命所涂抹的亮色更使我感受到音乐的力量。我觉得这远比喊几句空洞的口号更为可歌可泣，于己是唱了一首生命与理想的赞歌，于人则永远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当然，这套书中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不一定都有那么多爱与死的故事，我的初衷在于，当你走进音乐的大门时，不但要了解一些有关音乐家、演奏家以及音乐作品和唱片的知识，还应该在音乐中找到一个最后的希望之园和最终的避难之所。

曹利群

记于 1997 年酷暑之中

1

目 录

前言	1
一、 音乐空前发展的历史背景	4
二、 弦乐器起源及其基本性能特征	7
三、 弦乐演奏学派沿革	16
四、 继往开来	24
—— 约阿希姆、萨拉萨蒂、伊萨伊	
五、 抒情诗人	31
—— 克莱斯勒、埃尔曼	
六、 世纪丰碑	45
—— 卡萨尔斯、费尔曼、皮亚季戈尔斯基	
七、 音乐哲人	57
—— 胡贝尔曼、西盖蒂	
八、 高卢魅力	66
—— 蒂博、弗朗塞斯卡蒂	

九. 完美如神	73
——雅沙·海菲茨	
十. 中提巨擘	85
——特蒂斯、普利姆罗斯、巴什梅特	
十一. 在水一方	94
——米尔斯坦、托特利埃、斯特恩、施奈德汉	
十二. 风雅君子	109
——富尼埃、格吕米欧、阿卡尔多	
十三. 赤子之心	122
——大卫·奥伊斯特拉赫、莫德柯维奇	
十四. 狂喜之诗	135
——梅纽因、鲁杰罗·里奇	
十五. 弗门桃李	151
——戈尔德堡、谢林、内弗	
十六. 命运多舛	161
——列奥尼德·柯岗、穆洛娃	

十七. 独辟蹊径.....	167
——斯塔克、克雷默	
十八. 大地之子.....	176
——罗斯特罗波维奇	
十九. 加门四杰.....	184
——拉宾、帕尔曼、郑京和、祖克曼	
二十. 战后一代.....	197
——杜普雷、哈勒尔、敏茨	
二十一. 东方神韵.....	207
——马友友、林昭亮	
二十二. 大众明星.....	218
——穆特、米沙·麦斯基	
二十三. 中国气派.....	228
——马思聪、胡坤、薛伟	

二十四. 希望之星.....	236
——沙汉姆、美岛莉、张永宙	
后记.....	244
参考文献.....	246

前
言

聆听音乐作品有两种态度

第一种为随心所欲、来去自由的态度。我们打开声源，并不只专心于此，同时还做着其他的事情。这时，音乐给我们营造一个背景，制造一种气氛，是紧张的工作之余的一种消遣。

第二种是专心聆听、别无旁涉的态度。大家知道一心不可二用的道理。做任何事情要想深入进去，专心致志大概是必备的前提条件。全神贯注地聆听，既把音乐当成一门学问来学习、研究和探索，又把音乐当作启迪智慧的美的享受，目的是为了更深入透彻地理解人类创造的奇妙的和谐。

这样说并没有褒此抑彼的意思。如同人的口味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样，对待音乐的态度，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何况如今社会发展迅速，事物繁多，生活节奏加快，音乐只是众多娱乐方式之一种，喜爱与否，各随自便。

马克思有言：“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信哉斯言！对于音乐知识的了解可以有助于理解音乐。

门德尔松在一封信中曾经谈到音乐的意义。他说：“关于音乐

众说纷纭，但很少说到要害处。在我看来，语言文字代替不了音乐，也说明不了音乐。如果可能，我们就不需要音乐了。人们常常抱怨说：音乐太含混模糊，耳边听着音乐，脑子却不清楚该想些什么；反之，语言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但对于我，情况却恰恰相反，不仅是就一段完整的谈话而言，即便是只言片语也是这样。语言，在我看来，是含混的、模糊的、容易误解的；而真正的音乐却能将千百种美好的事物灌注心田，胜过语言。那些我所喜爱的音乐向我表述的思想，不是因为太含糊而不能诉诸语言，相反，是因为太明确而不能化为语言。并且，我发现，试图以文字表述这些思想，会有正确的方面，但同时在所有的文字中，它们又不可能加以完全正确的表达……”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其《思想自传》中对音乐另有一番评述，他的看法尽管稍嫌偏颇武断，仍不乏启人深思之处。他说：“我是一个并不很喜欢音乐的人，对音乐没有充分的认识。我的听觉不好，音乐记忆也不好，演出的音调从我这里很快溜走。我不能参与那些喜欢音乐和进行音乐评论的人们所进行的谈话。其实，这些人未必有能力欣赏音乐，因为他们过于喜欢评论音乐作品及它们的演出了。一般而言，评论不是艺术享受，艺术欣赏完全不是专家对艺术所作的评判，也很少是在行的人对艺术的判断。因此，尽管我没有多少音乐细胞，音乐却深深地震撼我的本质，克服沉重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沉入真正音乐的自发性之中，也不愿体验我的本质的创造热情，这时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批评音乐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是否定的，由于音乐，欧洲的资产阶级得以很快地无任何努力而只用 20 法郎便可进入天上的世界。当然，音乐本身是无辜的，悲剧性的和饱受痛苦的贝多芬并不为欧洲资产阶级游手好闲的享乐而创作。”

我们不必指望依靠语言文字来真正地完全理解音乐。语言文字只能起到帮助我们了解作品背景，增长音乐知识的辅助作用。我十分赞成曹利群先生在《缪斯的琴弦》一书中所说的：听众“不要被一些名词所吓倒，什么节奏、旋律、和声、音色、织体、结构，这些都是可以弄懂的。关键在于你要去听”。我在此补充一句，一遍专心致志的聆听胜于十遍浮皮潦草的过耳。

这本介绍弦乐常识的小册子正是在曹利群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动笔的，在许多细节上曹先生给予了指导，并将他所写的有关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手稿慷慨地供我使用，在此谨表深挚的谢忱！

本书试图勾勒弦乐演奏艺术发展演变的一幅全景图画，重点放在介绍 20 世纪演奏名家的艺术成就上，评判的主要依据是唱片及相关资料。外文译名一般以《牛津简明音乐辞典》为准。所使用的引文或采自书后所列诸书，或由笔者擅行自译。力求通顺，于原文删繁就简者所在多有；所用杂志、报刊上的短文未能一一论列，敬祈原宥。

一、音乐空前发展的历史背景

声音与生命同在。有机生物的诞生由千变万化的响动来宣布。大千世界从渺小的花草到浩瀚的海洋，都有自己的节奏和律动。寂靜的背后，是原子的裂变和分子的组合；喧嚣的核心，是绝望的沉寂和痛苦的缄默。人类走过千年万载，从无所知到有所求，其间经历了多少磨难和困苦！

公元 1453 年 5 月 29 日，伴随着隆隆的炮声，奥斯曼帝国的战士们在真主的感召下，奋勇冲向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堡垒——君士坦丁堡。倾刻之间，东罗马帝国崩溃了，古代世界分崩离析。在欧洲，惶恐不安的情绪多年后方才缓解下来。各地原本已然各自为政的割据势力加紧招兵买马，建立巩固自己的政权。社会上，世俗的力量在上升，教会的威信在下降。由于权力的分散和权威的丧失，对思想自由的限制逐渐力所不及，科学的研究日渐盛行，对理性的信仰开始取代对神明的膜拜。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艰难探索的岁月，欧洲终于迎来了奇伟壮

丽的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诸多领域百花争妍，纷纷奏响知识就是力量的凯歌的新时代。伽利略在研究自由落体的过程中，率先发现了加速度这个奇妙的概念。从此，欧洲如同带上了加速度的火车头，只争朝夕地向前飞奔，把古老、神秘的东方渐渐地抛在了后面。

1601年，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上演，对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状况的思考，对人自我灵魂的反思诘问，贯穿此剧始终，取代了往昔虚无缥缈的神仙之境，仕女之情。现代意义上人的觉醒已经开始。

正是在这样一个个性开始受到重视，开拓、进取、一往无前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大背景下，音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欢迎和热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一直主要为宗教服务。器乐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教会会众对上帝的赞美合唱作伴奏，在乐谱上一般没有专设的独奏声部。它们时而汇合在一起，时而轮流交替地演奏，色彩平淡、单调。因此，不寻找新的器乐演奏的途径，音乐的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音乐的发展，如同其他各门学科一样，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只是音乐的起步比较晚，在诗歌、绘画、雕塑这些姊妹艺术已经长大成人之际，音乐仍然在蹒跚学步。17世纪，音乐艺术开始向前迅猛推进，其势之亟，令最有洞察力的预言家也不知所措。18世纪，音乐艺术更以排山倒海之势全面开花结果。以至进入19世纪，已经和诗歌、绘画等各门艺术平起平坐、并驾齐驱了。再后，更是后来者居上，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盛极一时。

管弦乐队组织结构，如同任何一门精密科学的构成一样，一方面强调集体协作，另一方面强调个人奋斗。这是西方世界在近

现代领先于其他民族的双刃剑，两者缺一则墮于偏执。因此，一定要把西方音乐的发展置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才能够得到透彻的理解和阐释。

弦乐家族是管弦乐队的基石。在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验之后，18世纪开始逐渐形成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弦乐声部组合。

作为当今世界上拥有最多爱好者的艺术，音乐以其多样化的风格超越了听众年龄和国籍的限制，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日益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共同财富。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雅之音和者不寡，通俗小调喜者尤众。

置身于这样的时代，弦乐演奏必然展现出璀璨的艺术之光。

二、弦乐器起源及其基本性能特征

我们把以弓毛擦奏琴弦引起声音共鸣的乐器统称为弓弦乐器，也就是常说的弦乐器。

说起弦乐器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希腊神话中最喜欢摆弄乐器的神祇是阿波罗，他最擅长的里拉琴大致像个小竖琴的样子，是以手或者拨片拨奏琴弦的。专家们认定，里拉琴是现代许多种乐器的祖先，如吉他、弦乐器等等都是。实际上，我们至今未能查明弦乐器的确切由来。专家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17世纪想象力丰富的古提琴演奏家约翰·卢梭，认为早在地球上最初有人出现的那个遥远时代，就已经有弦乐器产生。他说亚当在伊甸园中的林荫道上漫步，愉悦地演奏着手中的古提琴。美好倒是美好，只是未免过于异想天开了。我们根据常识推断，人类首先学会利用自己的嘴巴吹口哨，进而才会想到把一片树叶含在口中发声，才会想到吹笛子，吹排箫，才会学用手指拨弄里拉琴，手拨痛了，才想到代之以拨片。这之后，才可能出现利用弓毛擦

奏琴弦的乐器。这么说来，在古代世界，在不同的区域，各自独立发展起来了民间广为流行的弓弦乐器，这些古老的提琴一般有六根弦，坐着演奏，琴搁在演奏者的左腿上。叫法尽管不一样，原理则是相通的。

我们且来看看各地对弦乐器不同的称谓。民间传说把古印度的拉弦乐器“拉瓦那斯特隆”说成是距今五千年前的锡兰国王拉瓦那发明的，以后，慢慢传到西方去的；阿拉伯人声称他们的弓弦乐器“列巴布”是由摩尔人带到西班牙去，再流传到欧洲各国去的；斯拉夫人认为，自从远古以来，小提琴在他们中间就是一件真正的民间乐器，许多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的移民把小提琴带到意大利去，在那里，它获得了“手式里拉”的外号。可以看出，弓弦乐器是在许多民族的生活与劳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们的名称式样各各不同，容或相互间有借鉴与交流。但是，弦乐器发展成今天我们熟悉的这个样子，只是从16世纪下半叶方才开始的。

那时在意大利一个叫克雷莫纳的市镇上，出现了许多手艺世代相传、以制造提琴谋生的家族。其中有个家族叫阿玛蒂，在提琴制造工艺上进行了许多变革。尼古拉（1596—1684）是阿玛蒂家族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弟子中最出色的是斯特拉迪瓦里（1644—1737）。斯特拉迪瓦里在1667年前后，开始自立门庭，在1700—1720年间制造了几把最佳提琴，有女高音般的音质。后来的提琴制造家大都采用他的制造方法，但是没有一个人在工艺和音质方面超过他所制造的乐器。其他著名的提琴制造家族还有瓜达尼尼和瓜乃利等。瓜乃利家族中最杰出的成员叫朱塞佩（1687—1745），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德尔·吉苏。他的名声仅次于斯特拉迪瓦里。帕格尼尼、伊萨伊、海菲茨和斯特恩使用的琴都是瓜乃利·德尔·吉苏制作的。德尔·吉苏琴更加便于演奏，它的音质丰满、